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

簡牘

與鄭景任書 經世

一雨斷送殘暑病骨欲蘇遙想牙門起居同此味也耶荷問書箚紙忠告實獲我心尤切感慰夙計不待此而已決寧有中止之理第四劄之 批為狂簡之言不須介懷為 教八劄之 批以眞贓得罪於賢相為 教章劄間措語則漸為直陳而 聖教一向虛具拘迫不圖世間有如許悶鬱

境界罔措罔措生得遂歸養之願情事畢矣但近聞風色日益可惧斯文是非乃餘事耳深恐釋負之後亦不得寬心吁如之何

與鄭景任書

再奉令手札披慰何量梅種又承令惠龍津山澗從此盡成孤山風味百歲之後必有指點而說左右者矣止一時薦賢之賞而已不佞今朝上六劄頃者伏見答諫長之　教有是非莫定之辭而政席之進退日、　示好惡奏言者將非久不辭而自

見退矣想令監時接邸報此間景色可默會也

與鄭景任書 二

自送老親東還心緒益復無聊忽忽爲度凡干知舊聞問一切廢斷數日來園花盛發有物華撩我之思欲與同人閑叙鬱懷而公事之外又無委過者時時念懸左右爲之歎邇耳近聞無理無形之謗多及於鄙人而令亦與焉欲令之速得外補吾亦切焉即與朴侍郎語此而令札適至相對說罷發一笑耳

○答金昌遠書 弘微

尋常一念長望東南雲手札忽及感慰何量不佞病伏一年遭 國恤奔號今復添體察之 命往代梧翁望前當着鞭過鳥嶺世事心久灰矣南中規畫蕩然無着手處此行能做得甚事凡百盛慮所及幸有以示教臘藥散人得之無路行到星山連城之間如有往來人當以一行救急而賚去者令送也即聞瘯胲爲祟此病不佞已折臂百藥無如止酒頤慎攝慎攝相思歲又除矣臨紙惘然

事卽施以送餘臨統未盡只與順序疏請丙中軍愁已極變通之策一日爲急而計不入手痛悶痛悶

與金昌遠 書

一別歲再換矣音已邈然南望耿耿未審此時貢納氣味何如令人悵惓頭欲白已一不復相因成病仍作廢人身旣恐不久於世而世事又復滋濁未死之前何以自食求商頭尤不問時與於兄者何佯耶此外只有流淚無可道者今送鯖三乃矢一石

間相隨人也德履之左右庶宿此間萬安否感時因

豐山居奴往一書得免達已否

與金昌遠書

令行之翌日袁殺一裨將圖去而不及命悵何喩

襄陽事盡力而竟不剋奈何此後又有便寓當發

周旋坐勞病已劇勢將不久顛仆難以南方事甚

憲以此悠悠之苦進懷未知死所長歎耿耿還痛切

冀一叙

與金昌遠書

前者伏聞令岳尊令鑑之訃不勝痛悼遠在海邊苦未得候慰之便來拭星州又聞慈和彌久至於投綬私坊纂慮不能自已即今未知襄事已卜完而令體亦神相平安否懸念懸念生歷巡海邊蕩然無所為所得唯痰痛耳來卧星州時費長吁而已向見方伯審令公氣力頓異於往日不勝憂係凡人肺病則真源日耗而心熱亦盛以致陽不降而益外不使少年亦不謹杯勺而重困驅馳酬應肺病日深而氣力歲不同矣身度此境乃知病根

所祟敢以斷酒蘇肺之語進藥於左右幸俯念不忘則未必爲無補奉晤未卽圖臨紙悵悵

答金昌遠書

金醫來致令札披翫感慰足當一拜不復以留海上癢熱中人皆悶僅遣邇聞有冗故方急身又在遠邊令聘宅襄事已完而尚闕走人委候瞻悵徒劝日前副使說令公調攝過㬉一切不用藥酒此殆失矣氣虛則風氣易入連綿致傷無已時須以好醇酒適中呷下行氣壯神甚妙天池茶導滯消

食食後服之快好一封送表辛領悰金醫即還送
矣餘萬萬攝署萬重

與金呂遂書

初寒想惟令児萬重瞻戀懸懸憑聞屋丈暮年執
禮太過區區憂念何以盡喩臨老執喪禮經亦有
滅殺之訓幸令公善告節哀俯禮毋貽後悔不倭
準擬一吊廬下仍與令公面叙隔年濶懷北朝造
變 召命甚急且家有坊迫患故幸負此情瞻望
痛恨開年正月當復下來其時擬作一拜葪聞令

公還廢止酒篇不勝嘆慮幸望節嗇自愛以副知舊之望臨紙不能一一

答金昌遠書

到尙州留數日行過獨山村瞻望舊宅悵違一叙此承情問感慰何喩第審體中有愆貢慮良深不佞積年矣石間重得痰痛今來筋力頓異往時痰恙頻作奈何吾道之事猶未料蕩然至此四顧無下手地脫有警報坐見土崩時費一長嘯而已蓋之令公昨夕亦來會相與語及左右戀戀耳臘劑

在尚州盡散隨後當有得鉛寄後歸人許也只冀愼攝萬安尚州見柳栩得聞尊舅氏令公患疾非輕歎慮

答金昌遠書

欲作一書評候令問先及仰慰仰慰生觀 癸文畢勸而乃發行姑不定日時事日益罔極東奔西走死在何所為之一悲歎耳昨昏見畿伯語及令鑑事生勸之卽傳鄙意不審已有言耶近日則左右雖有不安節者亦宜遍勉出仕凡百有可商量

顧細諒遠出生爲舊日知厚豈容不相盡哉

答金昌遠書

隔一嶺而貽久濶今又失一別而行能不悵然書及少慰少慰即拜首相於備邊司語及左右所憂有異於淺見此恐不然時事日急浮議滔天何故無端而罵人一番吾哉顧更商量後必想妄言矣

與李子常書 恒福

生元來少知聞而近尤甚爲絕不見外間人耳邊初無所來說者只以老親三冬病傷之後氣力大

異於前疾善顚發適歸一念晝夜耿耿而臺論適發於此際譏所謂欲泣而逢打者之類也此非藥餌可瘳者而自 上命賜藥是辭單未蒙 天日下照也詞臣撰 批太遠是外人不知吾情事也朝鄭夢與以都憲之言致一書生私自發笑不意台兄又有云云也從前不避人言自謂差有長矣設令有是實不足介懷今豈以此為去就乎是台兄亦未悉吾本情也此情荷誰憐愍

與李子常書

有族姪來示新印柳澗傳後敍乃達城之子憑所知人而要不佞一看者也其間或有異於達城因拷時所傳聞者台兄既非此獄委官何勞詰起兩滯訟為哉別紙達家人㓛懇幸可分付否劉使何日定入城耶兼候起居

與李子常書

舟師聚格卒為難乘此號牌之時欲設屯召集而未得可人崔從事甚便於公私方在體府未敢自為請來淮陽設鎭畢竟做不得此不須崔從事為

之非與張同知相對刺刺台雖在告未可令副從
改之否係關甚重敢此臺諫承宣相繼而出台兄
何時飜然耶

與李子常書

聖廟久空玉堂盡劾上今日府院諸公欲請 闕
陳 啓云外議憤激事機日急一日似難循例豪
之吾儕或請對或與正卿或二品以上同辭 啓
之如何今日有方物詰袤之舉此亦大事也臺諫
無肅拜者亦一不得為矣病中不勝憂懣 所告亭示

報

與李子常書

曩台以往莚為褻語曰昨得聞省莚草則件件皆是虛語而費了許多經營飾為回曲前日台亦招趙哥促之者其果然矣其時趙也因他書來見吾語亟備當速徹且聞內武庫兵器見失此事欲知虛的云而處置臨海事不曾語及假有是意其能語於此人乎今乃云云李也雖在遠趙也在京其無言乎事發數日吾對黃思叔及一宰偶語玉堂嘗

輔導，皆總今。為借消未安不料此語遽落於其耳
發盛怒於此而惜乎　惹於自為之地始為唱說諸
處今又聲言引避以諂於衆聽而乃託言不仕以
為隱從計若然矣今。日又不出未知有何意耶任
之引入亦何意耶自開所聞所慮乞示之觀其人
似是屋上之塔名而中鑿之良可笑也

與李子常書

我以李而居不測之地台以耀而增入禍之望支
友之利害禍福亦既思矣然聞　詢聽衆人繼得而隨

後設僉音又相攅生待罪而不發欲辭而不便無
端參商度日苦可指示方便否　觸處刑房都事
高尚志辞辞意上谷也須以從徵直往措道聽上
下皆寬之監役官老懿信之代役之解寬如何莫
人可用其寛又甚善矣帝台照

與李子常書

府院君公先吾齊於入閣則吾儕以先入爲體貌以云
云矣則見　然既以虚名汙之毗睨人去就所重今
果然矣今日之事一不可以當規處之事更下萬萬

僵如有一分補綴之勢則早晚徐疾何關焉深恐任筭大爲疾祟而鬼蜮之說隱發莫測駭機此事終頭基 朝廷之大禍高明商量如何適晉原李過勸以今日上劄姑俟他日與同吾儕擧措矣如何如何疾困不備

與李子常書

一寒中入流汗不能起悶悶或言右揆劄中盛斥五峰與生云兄亦有關否帷宴之徒持酒饌留連其門下數人罪目可懼早晚必有助我一大擧生

只俟此榜今不要急闡充聲耳勘勳甚迫歸計亦恒明若有　命召則欲擁衾扶曳勉入賓廳明早可令錄事告銀臺否手戰胡草不盡

與李子常書

親病彌留不知送迎歲律而似聞城中人議不佞行止者多不諒本情世間事類是尚何歎焉第適衢貼榜台兄亦未及知而生之一家之憂病又相値焉深恐外人未悉家間患故而反起橫慮是之為悶焉耳李琰乃昔時朴思菴所賞拔人又為吾

儕識面三四十年而棄在田野間武弁與名倡過十年則決一生矣台兄議西北時毋貽用智根蔓之歎如何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回念舊非茫然自失柰何

與李子常書

畏懼病發有如溺人之俞向深迴曾蒙示誨未能容易開户今則時月既屢更矣蹤跡益狼狽明間欲上長單乞辭本職與魚帶提調閫度支有啓將循例寄祿尤難強出且念事機或有耐過時月為

便者妥計素有在故雖以高明之教而亦不即回
感奈何如有所商量則不及幸也

答李子常書

示意謹悉昨聞先來通事之言使臣語臨海一欵
殊失於不痛快而撫鎮差官之事反覆思之終未
曉其意舉措亦爲殊常無乃有所以然之故耶此
間有淺慮所及而未得抗顏厠於獻議之列又未
得見使臣周旋之狀 國之大事不堪悶鬱幸可
命槐院人緘封見示否華帖承領但吟咏非時而

吟思久沒其何能副命若不速為推還則留之待
後日

與李子常書二

佗舉子削科不安事外間群言吾儕當有一言頃
暫以右揆意告左右矣右揆非又貽書如此未知
何以為之嶺謫亭謫未下前似不宜隨衆爭呌而
此則又以為亢不可緩生近來私悶憂迫釋負念
切察識心灰闇嘿欲從衆顧台諒教右揆書旨見訖
擲還

與李子常書

命召三下而不進悚慄無地乃草劄以替議單而未得見禮部咨有同云爲行吏着今乃見焉則讓本似因譯語失明白而發而面質則又令覈其眞讓假讓者耳因其有而辭之謂之讓有可疑而詰之謂之質今不莫然差官來此亦審其實狀而去等項措語善及於回咨如何今朝槐院官以台意來示奏草而句管文書自有該掌生何敢侵之但遲思爲貴作文次之似過費枝辭台以爲如何一不

備

與李子常書

天朝之有横議想全為福王而發而至有面質讓本等語則不解事之酸議甚矣但聞使臣論臨一款說話踵前日奏文中語云其果然否凡事當以實未知　廟議建白如何見朝報則文官一人賫奏去必以事體為重而不令譯官獨去也文官之行沿路有遲滯之弊何不令兩譯馳去乎追奏前去則大事必即完而似聞外間多駭目者屛處之不

勝閱慮幸示及

與李子常書

三十年知舊方落於不測之地台兄爲證於其間不思手援以救之耶欲上小劄劄中字字處實無毫纖蔕懼狠惡之人傍有騷擾幸諸語間細諒細毅也

與李子常書

忽聞敏手先呈前頭變在將多所言兄爲其一我爲其二分題亦不妨矣劄草見示

與李子常書

見彈則行止快矣而不彈而極醜詆使之自處所忝非庶官其為 朝廷辱豈少乎彼言有同釆市閭婦言對辨誠可恥不即有一言亦為此耳篇闕士夫進退廉恥終乃無言則恐難矣如何如何昨見至設所與語此事之士友則大事大設後渠有上疏之意云善事之病一至此哉

與李子常書

朝聞崔也不出而教往先避今見避辭則顯有挑

起大禍之形欲以實前日反獄之說良可畏也早料其有駭機而兇燄乃至于此吾則死生都任之矣第未知 國事將何所底止耶禍機若非細則台預議于首揆而善處亦一策也聞政府 進脅迫近首揆不得不出云然耶臺諫畢避後欲呈辭劄暫達情悃其無乃更惹起否耶明日將不得進鞫聽自此恐相見漸濶敢以書布

與李子常書

早知言發有駭機而近聞私相聚說則可懼可笑

可痛臺官姓崔尹俱不出而南也先出玉堂抑造何等機耶有人來說崔有大事必稟台命大言動之則無他事云台其能覈此否草堂雨漏不堪欲取盖資武庫舡神惠為功

與李子常書

昨見五峰委書深論令荷台教又勤至生非木石寧不動念第生之情私舉國人皆不諒令刻又劑送養胃藥一封于病親所流涕仰天而已所痛恨者台兄無一語及此功迫狀于筵席間耳

與李子常書

行在奠而蒙謬命筋力所及自當勉徇 國事蕭
聞數日來群議愈急益起動追 奏及差官回報之
奏入去則事完必矣今計但當速完追 奏次達
發送而往之行則備擬今明發者以俟 中朝或
有他奇而即發可也未知廟議如何廣寧差人則
欲以何官遣之乎示教凡事動則謀不周觀人之
辭色多動者是何故耶

與李子常書

自出太廟連日困卧今日兹作不得參會坐此草

欲面議而未果辛斤數如有別意不妨婉辭添入

嶺劉啓開而終頭必賭待不好事可嗟可嗟胡草

不備

與李子常書

病處一坊不見人聞嶺南鄭公又生駭浪未知台

議如何而景象又如何耶流聞多未安可嗟可傷

陪吏為此同 在援懇狀訴賜分付

與李子常書

江舡奄別自入遼廣以來乞劫依依生宿緣耐苦
世間壬辰以後歷盡平壤島山倭撟之戰風雪滿
寰衰矣石落傍邊自謂險艱嘗已盡矣不料苦境
尤有難堪者畏景鑠金炎塵眯目數步不能甚行
乃日馳百五十里此際擁逼困惱之狀想故人有
以體諒也所幸得及兩差官之行於廣寧不失事
機今欲圖起多官會議之時恐筋力先仆耳適聞
未知風色如何身苦而耳寂為幸無想左右與語
翁作何事業當初邊上多胡說差官若不能善處

則 國憂大矣摠鎭爲我 國頗盡力而告訐之
行多雜言極可怪訝到京有周旋之事留譯官而
先發忿忿一不盡

與李子常書

串疏何由見只因人傳說大槩得聞主意耳昨書
旨云擧名顯彈然後不得已而入云生之被斥極
重非特顯又顯而已從此無陷門之勢今日雖承
命已示告病矣兄則無指名之事何可必與我同
我大事不能結末許與忠觸 天怒願兄毋入求

而侵溺人也

與玄子常書

示臂施針半月伏枕 詔使迫臨禮有所疑敢質
王台近日之事多有出於臺閣而元老未及與知
者雖然尚 朝廷大禮軍國重議台兄在位其敢
曰不知乎宗教常時慕華館迎 詔後大駕從新
門先詣勤政殿受 詔勅例也今乃行此禮於南別
宮此處必不成模樣既立正殿舍正殿而行私館
者何耶又聞熊 天使則須 詔於南別宮還

天使則須詔於仁政殿此尤未解如白衣設宴一節思量不妥態使雖一任本國所爲而劉官性急太自重豈許衣白到此狼狽而前後異規其將以此爲彼慶爲諺耶似觀近來氣象日益瑣猥江都定計又有此論欲遂事湖嶺海邊向化預處之言尤近於婦人之議此言先播則事有大不可者備局何不善言鋪陳攻破使外間聽聞曉然耶江都若欲爲早晩依歸之所則當破格措處若是循例無實未知其終有就也台以爲如何

與李子常書

昨日鞫廳無繼入者耶計於何間可結了耶鞫事過了後則無移于三省之議耶昨有人見中丞而說稱得見避嫌、變前所聞者極醜詆云聞來皆虛語文飾且言此人提起吾斥罵云云儘無形影以中間教唆者做出許多言也可笑可痛此人今日出而定避云台必知其狀幸示之

與李子常書

靜攝想漸復常勤遡即見吏報館儒又退散須見

四五上章已駭其過今邊有此舉終頭何以善處
昨有人傳嶺南諸議必激大變今之所憂不在斯
文是非而　朝廷之獲禍機是爲大悶似聞外間
風色日益可慮若何而暫諷刺乎生初慮其如此
不欲先下手而見陷溺之勢乎攬其波乃倍其人
呼可嗟也

與李子常書

生之乞還之情上而　天日未燭下而舉國皆不
知私切悶歎昨銓相送言得聞台兄與右揆答銓

長之語台語深得事體生方以爲幸不料其說纔定而右揆之欠商量至此也此事亂後始創開者以公以私豈非俱未安乎今年台兄在焉其不緖流俗之言而爲苟且之舉也審也第今勸之出者多不諒生衷曲乞台兄語及而痛辨也生雖駑劣豈不能容一人之言而悻悻介于懷哉況彼旣以好直自名而如悔其誤發則因而並濟固無不可何必膠滯而使人視君深較然哉直以所處之地異庶官欲審其自處於此地者耳昔鄭文翼公爲

相被論停 啓翌日即就職此則其勢有可以達
就者漢之直不起第五倫自甘偷金撾婦翁而不
辨此與朋儕言耳若景帝明帝誘以爾曾偷金矣
撾婦翁矣勉其棄前過而就命云爾則此兩人者
必不晏然御史京兆尹之位矣况生之所負者是
何等事而自 上猶未悉其狀至於詞臣撰 批
亦每以論議異同爲辭生之情事於何暴白而又
何由以抗顔乎韓魏公雖以三朝德望蓋一世而
一被呂陶之斥神宗於初政雖極力勉留而琦終

去相位古人於去就間其自處有如此者須曰黃思叔以台數來勸出生問設以身處此則當勉出乎當呈辭乎思叔不答此但言事勢必須出仕生但見決不可出之事勢耳未知此事勢又在道理幾層耶台示又有云云台以身處此則能翩然耶終乞遞耶棟撓攘傾非待生之去就於此時而人之歎之者已久矣凡此曲折願深加體諒也玉汝既誤於前又欲誤於後可笑其迂之甚也如有所疑覆教之幸甚

與李子常書

欲有一言而恐近於彼所為者焚稿而默坐噫國
事乃被其壞如此痛哉昨見台　啓辭及鄙劉覆
啓私心甚憾今又以嶺外帥臣自處而若超然於
世務之外者當國首相乃為此言此計而其於大
段都恝然不念其安于心耶即有教速出大將生
擢過公論之人不敢抗顏論擧推之于備局願台
準擬而待之

與李子常書

左傳還鵠謹領第題面甚麤誠如前日台諭可笑

今年冬爲造物所戚病憂與家故連仍廢却玩閱舊書虛送好光景撥老懍懍奈如之何

與李子常書

此時忝在大臣勘定此功身參其列疚心奈何今所憾者宦寺下賤並見收錄而參榜百有十九人則其亦博矣死節者無一人得參後世謂何生自初如勉就於打白之題者而無以盡情商議 揚前姿發又被沮於儕議彼湖南人心必多憤慨矣車云華亦參於敵愾之列宋鄭之輩不追參則已

矣今取此人等而反遺倡義之人親承至當
之敎其安於懷乎生欲辭勲以請此人而支離不
敢將何爲而可哉幸商量示敎

與李子常書

近以病不得出門久矣曩一遭勉進 閤下又作
數日呻吟聞台兄廢仕有日而至廢闕議悠傷無
乃重乎遡慮今此鞫事異於規例而遷延無了期
非但方外聽說衛曉曉八道稱臨海奴而橫行者
其麗不億今盡爲尖蕪之窮寇以此景象寧能無

後來之大虞耶有人說辨臨海置諸祠縣以激召
兩湖之變請速極法或要置六鎮而具疏將上云
近有一種論議有如是者耶或又說　天上起畏
而愈飾嚴衛者皆左之所為而其間有奇奇恠恠
秘秘密密千萬種可愧又可笑也但未知國事終
何以收拾乎首揆雖出悪無可為其意必欲遍乎
頃有人來傳崔也到處語我至欲劾謇而東曹鄭
侍郎亦和其說云吾與霽無所憾乎心是亦妄人
也已矣吾久草一疏欲達請而悪之大院未敢聽又恐

貽損於　朝廷而反沾自家立節之名闊默而置之矣不知台以爲如何示敎

與李子常書

遠巷處坐寂無知聞今見吏報右揆之論語及台監爲之顰眉一呼然於台監則閑貶也又何歎焉頃見張同知聞台敎僕亦豈久於本職而乃議之奪兼任者況論議以本座可議而兼任一不可改云矣何過慮爲端候不備

與李子常書

罣罔依領示諭果當事不着功而認得者譬如不耔而自長之禾穀長也雖一般而收實損懸絕之又事字變心悟者畢竟所得讓與曾魯堅確者意前賢所云似謂階級精粗之論不如小學四子周悉耳台意以為如何居閑有念有疑無便陳晤良歎良歎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一

簡牘

與李子常書

旱熱漸深長日昏昏難遣常擬一奉以破阻鬱而索無便何雨前新茶曾求之湖南得之不數少許分上幸試之若論茶品須先泉味煎法台以爲如何餘不備禮

與李子常書

即見公事中府兵曹啓目城外居人民士大夫并

撤入城內令備邊司議處云看來發一笑謂城中虛疎而盡移城外人則城內亦是實而城外一空以其策爲可議否耶踈而且迂必取人一西而增發邊耳勿以病坐在城外而爲此言也

與李子常書

一發妄言言官重挑機關惶恐柰何並有晉州人柳伊榮乃故柳宗智之子也來言賊情頗真的殊異乎金兄來一問彼中事如何風日不佳臂病重發鍼灸方始不具

與李子常書

謚議國之重事朝臣無領台恐又如昨日之徒徃來且前啓請吾黨之必此會者非以原任大臣應參也特以爲院祖之後而謂之又慮有從傍竊議者旣辭以病矣一日之內辭此會而入政院似非便今日姑請他員各徃退入一日也昨有一宰傳尹海平之言差出院祀非規例云云言其不當一私之言必非偶爾發也外議如此吾儕以爲例而旅進焉其可乎示敎

與李子常書

比來台履閒計如何處懷難一晤悵想悵想僕再下無可為唯以遠遊看花為悶念非有人貼榜於訓鍊院東社與賤名而加不測之言此甚以勿傳之法與論也癡兒之應賄人議則料之及矣而猶未知至此之甚傷痛餘喘駭訐罹之即擬上章控辭徐議進退僕本在家猶如在家緣謗春來亟思浮海意外遭此厄可勝歎駭自處極難李台孰量見教勿以已獲自便而誘人飲冷暖也頃聞李至

渋輩將上辨䟽此必添一駭機公論也定何用急於目前乎如有親切人願台力止之區區猶致念此及

與李子常書

遙聞台體近頗蘇快深用遡慰生還自謫幷舊疾轉加僅以粗遣職名若盡脫則歸死于廣陵先壠下是之為功功令後使又來北胡竊發而在朝無忠謀于此者風色日惡挍人多畏顧將安所稅駕乎語翁已歸於陽完城再相凡百在邸報想今默會冊

師拾軍括翁率爾分付于差使員之回邊邑私錢
盡被調發不但生爲食言斂怨之歸他日上司出
令民其信乎事機有關利害諭旨重着送圖改
處使邊民釋然何時轉入嶺閫唯冀節宣萬安

答李子常書

遠聞令供仕萬安爲之喜慰生歷盡海防種種無
形寒心寒心氷將多不可意而統公所爲亦甚生
疎誠可悶也自鯨島發還時統公與副使中流送
我風起浪蕩船中人多卧統公亦色變氣奪艱上

他船只此一病難以此任柰何柰何來此見李雲
龍頗有器局能文慮事熟詳舟楫之妙則無與爲
比故統制在古今島時曾言其可爲此任其言不
虛矣第官職尙卑令須預知此意以圖從賞望可也
李應虎人器亦可備視令之承使則多勝矣幸有
棄閑輩之幸甚

與亞子常書

不使人間一罪人耳今者遭變罔之方寸漸亂悶泣度
日息與令添出於意外感謝何言曾聞李安山聞

台敎此乃六七年來商度于心上者爲之痛歎無已面許文佰八尺增嘆啓

與李子常書

徽　啓逆侵大臣顚注　而張逆猜詐尤緊右台今已定居其首者寧得晏然乎昨今俱以疲癃杜而此後自處極難設我者語今爲之窠也其無怨耶深恐節節有難處之事亦且奈何須日妄　啓所懷外間頗多言蹉跎行路難乃至此耶

與李子常書

頃荷台委示良方適會痛勢熾歇未試之因呼酒少許夜來作痛倍于舊時今也備局之坐不得隨叅凡百有奉議者而未及可嘆繞制未得極為憂念李雲龍世世業武其考作南海倅乃家門兩班也第有鄉態今年中使之行亦不為衆人諂媚態恐或有即墨之毀且嘉善中亦恐有 天意眷念如何

與李子常書

日前得奉台復書遙慰遙慰不佞病卧依舊欲轉

向上道而邊頭事尚有未完者姑此留滯啾啾中掩耳而消遣可笑李金堤之請來添得湖中一謗想洛下亦多有嗤議者第釜山固城臨當移民而其間得借此人頗舌大勝累度移文煩一月奔走則可了今聞台教以呈所志云尚未肅拜在京則吾安得處置耶良可笑也其訴牒封送幸傳致之病憊僅草

與李子常書

病淡三月不能出户外知聞盡斷塊然為一頑物

譯輩非盡為竭忠報國者豈肯樂此而兵部下吏亦圖娶人情今無他端如滿語音貿之為則田尚書之微咨誠宜矣此際不為善遞則後悔非細家業男既將賫咨赴也門留待一兩旬續後咨于萬公處告州為轉 然今此稟此不可已且於今年四月後海上遭有還賊之變此亦試留軍門一不勞台須酌量善處凡百欲委悉心無從存行

與從子尚善

家君以在寒疾非不閒適有寓指從吾試錄勳一

事生强爲卒證而台鑑上年 啓辭元從義狠損
未前欲有一 啓而議未定未果也當傳以後除
守令者與因公追到平壤人一以訝問則曩又右
揆之意得矣等於其間悉一不無可議耳征倭運功
將士多顯望微未得叅 扈從之勳而將士宣力
者多失望則後慮多矣台既以向來元勳之所處
爲不宜處而生亦難於擅斷廟閭之論鬼神先傳
可笑可嘆此事當速完又當詳盡幸台教

與李子常書

謹問比間台起居萬安生來卧京山已近一月百事無下手處但有時長嘯耳憂左水閤句狹手生勤而終顛愈久而未能以此運情極厭之前頭如有纂應之事必致狼狽第此時易將不便姑且耐待今則震撰漸多生始令李雲龍馳往本處檢飭奉翊營番格軍分部之事并同訟雲僧輩職屋此人手熟酌量從便易置不妨幸惟台諒處適疾作不宣

與李子常書

鄙人情事雖老兄亦未深悉每切痛歎僕亦人耳
前後蒙　上諭多承安寵不動心頃見老親私書
又心折湯沉不知所以爲計此間逼塞難處之狀
非平日相識者詎復心諒今日筵中倘又語及則
願痛陳切迫情勢步脫三十年知舊於極罪中泣
禱泣禱台兄見鄙劄則亦必動心矣一松意其遠
出何又呈告益增蹤跡之狼狽耶

與李子常書

人之處事之始不審而欲後之無事蓋難矣此事

僕已負重罪而掩護至今人言之時發固其所也
第上年經營論議曲折最後得聞一二亦足縮頸
此而安過其後則人雖云有言者而頑然不動人
情誠可笑也向日萬撫臺留此時僕欲措辭自首
而承台教還止到此無自爲之道但當靜竢言發
而請服罪而已昔日備邊司之坐僕不云乎留花
之事頭疼猶在盧侍郎不悛不懲反蹈甘誤舉甚
矣其惑也鄙意花姓留此僕心裏長如負譴人棄
靖國歸時欲通情而附送未知如何前日訓鍊都

監屢置亭自端爲經遠長筭而言䕶被令詒 國家養兵規模若是其狹少苟且而能有爲乎從當請敎宰台諒之善處

與李子常書

向徃訓鍊都監屯田多以自薦爲官者而踈欠滋議即有前判官洪禹績松雲僧管下力戰人而今長髮爲朝官者曾於島山倭撟征役知其名矣今又有相地僧爲其姪族也而由請之要爲一屢屯田以效其能若其見而進退之在台鑑與有司堂

上生不之固也十四辭朝出外未聞唯希靜養萬
安不具

與李子常書

夏序景曖台履萬安遙遡遙遡前在固城祇承有
旨今又祇承非但生有恩感邊上人皆未曉解公
事本意以為評爲統制之移設刊害非可議者而
尚未與豈台鑑見牛未見羊之故耶抑湖伯有別
言於備司耶慶尚右水營之屬最優於兩南諸永
營全羅左水營遺存之數纔及其半統公所率工

近皆嶺南沿海人也今若刷還盡屬本道則統公無所爲矣且統公之富只以管三道海邊物力耳故邊上語曰殘破之地所當遣者統制也其務從不關于農節早晩前狀云云只歷言其利耳豈爲此哉幸考今去書狀速賜裁處因便此謝

與李子常書

抱病閉門知聞久斷一候亦有計未果即因郞廳告請將會于備局而衆中不便私議故敢告之今此諸功磨鍊終稟 睿裁而大槩則必須自下詳

盡議勘也前日始議而舟師列將多指出於議之之列而陸將少與焉且權魚兩公雖有勸贊建事之功而論其績則微矣舟師衆論之言功優者此人外亦有累人如論之當先此而後彼未審台所聞如何延安之功恐不可不錄如何絲尾示教

與浮子寄書

感冒之餘獲承情札運問閫即聞令羅來使有議處之 數乎不得多不得人等亦有變則危可慮也金也爲浮湏獨自守之僭太無運用有意何爲忠清水

俾卿許其志頗可取今到急請道之變生便手段
云此人語之金羅則何如慶右兵公選援嗜酒必
不從焉爲殺諸就不得而有薦者鎮甫謹實適裴
而擇于此二人何如西歸而從容恐不及春汛病
且請教華即邑亦安純信有貪猥之病而曾慣水
戰且涉有不能動而任之可保無虞耶

與李子常書

會當造謁備細必須一番示以兵威明川以北人
民可得安頓豊農作秋間見調變抄軍之事一本滿一

既似有以存亡之擧不深留意者私竊悶焉 啓
以姑停圖出於萬全矣此事若爲之則開年二月
晦前不可失也否則恐終年受其侵辱嶺關自北
出來者之言多與淺慮不相遠且精擇具沆韓明璉
輩流四五百配以上兵之健者又抄平壤砲手五
百京砲手五百使之滿千然後可無虞矣各道雜
軍不須並頓徵發如何令爲充戎故敢陳所懷

到通州上會同舘提督洪爺書

士之生世孰無天畀之性與氣孰是性也是氣也

聖而匪豊也愚而匪嗇也內而匪深也外而匪淺
也顧能養而充其至者爲良爲耳鯫生海左僻壤
人早業讀書爲文粗知有可樂者局於偏邦無以
展桒弧蓬矢之志井蛙醯鷄雖適其適得不爲大
方之見笑耶幸今奉國書而來獲覩聖朝聲明文
物之盛其有得於觀感者已勝卅年書矣朝之宏
材碩德相繼蔚起陶鑄治化羽翼斯道鯫生欲一
就大人老先生之門以質復性養氣之說而償宿
願焉則外藩之使禁戒有拘坐館闃嘿相望懸絕

何啻瓌虫于黃鵠哉仰惟執事稟徽歙之淸淑負郞署之望實其遊戲乎龍尾麥光攻翰墨者專矣學必期於盡性文以瀉其深博宏大之氣豈非鯫生之所願見而求得者耶往在成化與邦人金馹孫以貳价來朝程先生謙僉提督本館見馹孫傾許每下館從容講論仍出所著小學集說傳布國中時李西厓相公在翰院程先生爲馹孫紹介遂被西崖筆札相往復此皆先輩盛事無間於內外惜乎執事高邁于程先生而後來者多愧馹孫良

足嗟矣新安道學至晦翁而大明其後由勉齋而
金氏由金氏而許氏劉令繼其傳者誰耶歙之文
章在古尚矣不論近時汪公南明許公海岳俱以
藝文名所造淺深一鄉諸獻謂為如何曾見海岳
寄鯫生婦翁詩文清活動暢自勤大家言如有二
集功欲一看未知孰肯使鯫生得見否乎鯫生卜
居頗有溪山之勝奉老父其中以盡菽水之歡雖
仲長樂志論不足過矣往年蘭嵎朱太史奉 詔至
弊邦留詩揭額以侈後觀再欲得 中朝縉筆一題

稀又未知執事能術遂鯫生所望否耶崔參史乃執事同榜茲以轉托于執事而欲執事為紹介于令之李西匡無乃涉於太干瀆乎曩因使事未完不敢發口言私事今已脂歸轄矣一辭當臺如隔天淵再聽紫芝眉宇杳無期矣臨行曷勝依依[illegible]中刀扇聊表下悃幸希執事惟情其物而勿卻之奠邦譯官方留館如以為可教也願賜一言悚仄

不佞下居在王京東八十里後背雲吉山前俯龍潭合倚有南北兩澗出洞為交劍形入大江

南溪畔有小亭乃家尊顧息之所名曰怡老去亭迤西數十步有小軒名曰眞佚舍南構書巢積書數千卷遑省之所　攤書消息名曰愛日洞口有亭翼然臨湍臯與江外峭峯相對春秋遊玩其處取其形而名之曰挹秀此與居之大槩也願得一時絕筆題額以賁江山之勝乞執事恕之

上沙川復初滄洲書

不倭此來多荷諸丈厚愛十年濶懷纔得開展而

逢場又別遠矣杯酒與目語俱堪惜矣回到通州
旅店魂夢飛越惘惘不已見諸樊居亭額華諸丈
善圖於一代絶筆或留題或寫額以為海外知舊
永久賞玩而傳子孫之記認也樊邦譯官方留館
憑寄報音是所望也別後日黃爺今去揚老爺前一
書因便傳致達得其肖像以成 先賓寄君求覓寺
遂之計不佞悲感无功矣願千萬留心臨楷神桂
筆舌不盡統惟僉位曲亮

揭揚老爺書

剗盡陽生緬惟臺下起居順時萬福嚮風溯慕不
勝區區開城追別行塵怳如昨夢歲星將一周矣
每想臺下警諭之盍島山征役之苦淒[illegible]不忘天
淵遠隔何方達一函於左右耶丁酉倭寇之再發
難也靡臺下之靜勝則漢京幾乎潰矣成筭已定之
殲殘有期不幸流言壞事和約退敵臺下之勞績
乃返為後來者之功嗟嗟小邦口碑雖皆奈不與
公論何哉古來人寓喜竝如此竊自痛矣 先寡君
感銘臺下義烈褒遣大陪臣入奏申辨且命有司

起生祠要得臺下肖像以垂永久屢令進士吳晤臣圖寫以來茲事未遂 先寡君忽于本年二月初一日棄世攀號何及何及職適差嗣君襲封差來京師過黃參軍應暘開通聞臺下消息傾慰曷勝仰喻重拜紫芝之眉宇杳無其期倘令龍眠一寫俾謁慶祠中則鯫生與國人咸感 先寡君之貽訃而覥首隨淚不足言矣乞臺下諒其誠爲言長神往無任主臣

上吳遊府書

回到鴨江竟失攀叙歸計甚忙又不得等待報音
而去出城瞻望曷勝依悵此後更拜紫芝眉宇杳
無期矣念及于此良足於悒廣寧前撫鎭有合揭
于當途欲因弊邦嗣君之未定位也而占取地方
作 天朝郡縣被宋王兩公萬重叅奏不知二老何
意出此計也大槩盡逐於兩叅奏而前起啓 許
使臣得揭稿於一科官家不信恐其僞作也念此
揭必在首輔記室敢托令春房使寫圖覓看矣令
春房丈追到通州說稱多費重價乃得同行二公

謂此褐送貴府傳致為妙遂成約而來今表第丈
說跟到而迄不至矣辛十襲密封見寄至望至望
不倿初隨仰城李元帥呼隨揚撫臺之行終乃躡
西路劉督府軍後一時出來總府叅遊暨褊裨幕
軍俱記姓號以備後考不無剩錄小冊子燒失今
將臆記書出而間有不明白者須體諒下懷照别
錄謄示庶鴻泥舊迹不泯有傳前巴李總兵前歸
也蟾春亦告以此意封去簡子幸因便風傳致得答書
並見教也離思辟積筆舌何盡唯祝起居順時珍

福

謁李總兵芳春

行過轅門冠服不備喪中白衣不可入府下竟失
攀拜出城回望步步皆悵路上蒙尊伻賜以厚禮
感戢何量鯨海左塵蹤無緣更拜紫芝眉宇得盼
戀而巧違乃如此平生怨嘆不盡咄咄奈何不佞
初隨仰城李元帥再隨滄與揚撫臺之行終乃躡
西路都督府軍後一時出來摠府叅遊監編裨叅
軍俱記姓號以備後考不幸劄錄小冊子燒失今

将臆記追寫而間有不明白處須體諒下悚照別錄謄示庶鴻泥舊迹不泯有傳今因吳石樓丈草此以達千萬臨紙不盡惟祝起居順時珍福

答倭將書

渴落與攝津行長為先鋒再犯全羅道是未知足下誑 天朝及弊邦耶關白發足下而然耶 天朝之至恩弊邦之厚義何足下不思而自絕之如此戊戌之冬水兵 天將陳都督與弊邦邊將摧破倭船於南海後洋觀音浦約束 天朝諸將欲

追擊歸師問罪貴島獘邦以禍本不全出於貴島
懇請而止足下覔獘邦而獘邦終不絕貴島之意
想足下亦有聞矣　聖天子甚怒日本發冊使而
動兵申飭兵部　命留名將及精兵二十餘萬分
置獘邦八道以為數十年屯耕敎練之計至今
天將等皆以貴島為罪首乃謂獘邦誤親貴島勾
引兵禍此盖以足下及足下之子爭為先鋒嚮導
故耳來諭有云對馬島主在大坂待報朝鮮和不
和之事而後載運軍粮云獘邦所不得自擅之事

足下欲貪而成之耶以足下之力而可止日本之兵則何不能止壬辰丁酉之兵以足下之力而不能止日本之兵則雖講和如前日而還恐背盟又如前日足下先旣誑而賣之又將尋誤耶弊邦惟

天朝之令而　天將詭籍對馬島累誑　天朝及朝鮮非有異常忠款則其言尨不可聽信之弊邦獨能擅斷乎雖然與其將來不追旣往者聖人之心也包荒含垢許人革面者王者之道也日本若能以誠信相與而貴島亦且大加懲悔表著其

非常之忠悃圖所以自效於 天將而得令轉奏
天朝則人之所欲天必從之于斯時也弊邦惟
皇朝指揮是從前日之事何可提起再論惟在
足下盡其誠意耳貴使久留慮足下懷疑請於
天將帶来先送來書則 天將轉報於 天朝上
司知有處置當遣人報知不宣

答平調信別紙 辛丑八月

別紙所諭要時羅等始到弊邦 天將輒即拿送
天朝其後處置非弊邦所知蓋往年日本侍

天使無禮反動兵戈 天朝深怒其桀逆拿問要
時羅等足下豈不聞乎自古無殺使之國弊邦粗
識此義要時羅數輩殺之何快於弊邦留之何損
於日本而弊邦強留不放歸乎其無此理想宜諒
之不宣

二十三 答義智書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

信書一再至益審足下惓惓之意修好曲折前書粗
悉之足下復有云云弊邦事無大小不能自斷俱
稟 天朝處置實足下所知也足下既知事情又

何用拒哉舊好若諧則涵育並刹安民息爭乃王者之事豈以已往爲介懷哉和之易成如可以任意則不必待足下煩諭而獘邦已自決矣往年日本失禮冊使重致 聖天子之怒近又零賊頻發蓋緣軍門那老爺之心和事之漸遲者皆是貴國之所自爲而今乃責速成於獘邦足下已深察此等事而有此言乎其未能深察乎此而徒勤往復乎獘邦竊惑焉曲在貴邦則撫何狀而爲辭於天朝雖有辭而 天將豈輕許之若貴邦革面改

心所為不曲而自取信於 天將則和事不勞而
得不煩而成此其利害遲速皆在足下自己求之
者幸與柳川平公熟諒而處之和成為兩國之幸
足下與柳川亦蓋慫而流名其不義耶統惟照諒
不宣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

答平調信書

去夏足下刷還人口委致信書與那且悉足下之
意又據谷人說稱日本自關白逝後國中不靖而
家康公有悔禍之意對馬島主與足下深量利害

要講舊好此與前後走回人所言相符與耶與留守 天將同議即將此意及足下之書稟報軍門孫老爺曰日本之事既如彼對馬島之欲通款又如此請撤後防海 天兵休養其力以觀對馬島所爲更議進退軍門批回曰日本事情曾因福建往來人飛報已爲聞知今據所稟亦然當依此處之但比聞海上零賊竊發深處朝鮮又爲對馬島所賣與耶與留守 天將再稟海上零賊必是小島下倭所爲對馬島方要講和必不作此事於是天

軍門命海防諸將移住内地使之更察對馬島形止弊邦庶期自此而事可諧矣今見来書果如軍門邢老爺所料足下又潛搶海邊無知鹽卒以問國事弊邦豈知足下作如此胥屑兒戲事乎若此之輩縱虜去數萬無損刷来數萬亦無益貴邦下户賤卒得與聞國中之大事乎自擄自還只見其反覆之状於 天朝今此来書非是要和乃自絶於 天將曾謂足下有長慮而處事乃如許耶自壬辰以後 天朝謂弊邦誤親貴國句引兵鋒其

後　天朝將官經理國事細微猶不得自擅況此等大事乎細着來諭一向督責弊邦事勢足下知之旣悉何又有此言倘此言徹於　天朝則徒激　天怒而反有害於和事足下爛熟商量其不謂然乎爲今之計不在多言惟在足下痛改舊慾能盡其誠意以取信於　天將則不煩於弊邦而和事可成如豪　天朝分付則上司委官前日與足下面講者必將來從臾足下以事成爲期而加勉焉苟有其誠爲有不成事之理哉前書已達於

天朝而回諭尚未到報音今日來則弊邦明日差飛船報知惟足下俟之不宣

答別幅書兩件

別錄兵器備悉見遺之意弊邦未蒙 天朝分付則徑受此物事體未穩欲還璧以謝又慮足下有歉於心令邊將收儲略將土産虎皮幾令粧弓幾張以報來使之勤繾惟照納不宣義智處粧弓五張虎皮三令調信處粧弓三張虎皮二令

答義智景直書萬曆三十年五月

屢次刷還人口備審足下惓惓之誠本國前後所論已盡詳悉想足下諒之　天將方以是密察耳目甚煩不敢盡及差來指路人無所關之事而久留邊上則恐妨於事機且渠亦請歸各給賞米還送餘望自勉不宣

答義智景直書 六月

橘使再押人口來備審足下惓惓之意良慰良慰須日指路二人之還粗及弊邦事情想此書未得達而橘使發船矣茲者　天將以弊邦要與貴島

諱好而邊報不一頗甚疑訝又遣王委官巡檢邊

上事體不便不敢詳悉來使略賞米布以酬其勤

今日事機成敗遲速惟在貴島盡誠如何耳幸足

下諒之不宣

答義智調信書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屢接來書益審繾綣之意所示之事前已細悉何

待更加縷縷軍門萬老爺專管東事奬邦將貴島

嚮款之誠旨報者非至一再矣去十月軍門差人

持回諭書帖以來留京城有日頃始發向釜山侍

貴使矣近聞亭擬詳在其書差人想又口申已盡
章足下思其終始而加勉焉志州太守書奉玩深
慰但嘆邪每只擧貴島誠欵轉報 天將今乃更
煩他書於論議甚多之時恐妨好事不敢以其書
飛報 天將又不敢煩作報章但嘆邪領佩厚意
不敢忘也其事體曲折想足下亦自諒之幸傳布
此情毋遲也撟使往來頻繁勞苦極矣略施米布
遣還矣餘望自愛不宣

拾遺

與李叔平書 埈 一

自得投示十箴披玩不釋手不意古先正之風味乃得見於今日慰豁十分前後惠寄二札又惓惓忠愛丁寧切至令病懦者有所感激興起執事之爲貺多矣伯牙失鍾期歎無知音至於絶絃文人以爲盛談方正學公謂我得全其天而已何介然於人之知不知耶又歎伯牙與文人之志之卑陋此誠末世獨見也彼務外之言又何足論哉近竢小休從容請敎臂疼倩書不悉

與宰相書

病卧嶺南撲不進一匙飯但以江聲竹色爲伴時聞絶影島倭子怕我不啻若邢軍門萬經理而一邉流聞群議斥我又不啻若金應瑞之黜考師於行長前時發一笑耳曾聞宋公應昌坐事發令監不安其位爲之寢懔者多月病懶闕一書相候即聞出仕爲公家深慰僕曾折臂於唐選兵而不自懲又遭此狼狽可謂其癡之甚也萬一移咨於兵部則咨文措語不可不細加詳量而持此譯官

又必悉知其事情委處然後方可無後悔辜令深思而見教之西邊又有虜報云然耶逆獄推鞫如何允百辛曰風便見報僕病久彌留神殼身憊倩書不盡

與李子常書

勉病上章只為朝家大體惜也乃得血戰之教寛閼哉僕初意欲上三劄而 批下危不可無一言擬略搆陳謝右揆之不文如此將如何而可哉萬事索然灰心益冷奈何不備

與李子常書

昨昏伏見 答兩司之批竦然不知死所即刻人有以殄行之説已入願察其影爲言而通之者吾儕今處之若何啓辭前似不可無措辭待罪之擧而亦難輕發諒示

與李子常書

李提督送詩卷要本國羣大夫書詩其中生員豈入 啓而政院以 國恤遑遑吟詠未安使之措辭聞今已有扇頭詩或爲或否恐無據悶悶幸示

教 一

與李子常書

往日之夕見副學撰勘答倭書頗似草略其夜急草三書心手甚忙及其書啓辭之際草率口授不復看省而入 啓批答久不下只以遠遣倭使為閤令承 聖教極為未妥 旻察 啓草則措語矛了了自笑癡妄乃如許耳此雖偶爾未察之故而恐 聖覽看作何如亦欲拜陳其曲折無奈煩耶詔使接應一事民怨極多其不可與吏戶判圖同

旋耶耳聽無非塞心此及

與李子常書

造物多忌舊患痰痛乘涼重發視前危急今日欲詣闕而未果悶懣奈何似聞外間自首撥議示諸宰之後甚多嘵嘵銀臺栢府其意危緊深恐此事決末不妥會盟漸迫不爲徒 答而有進退否有關有思願示教

與李子常書

平生任性餘外都不知病不堪動大事又當前誠

不得不遵台教亦云云未諒此間曲折而況論
第以肓乞解計久矣而賤疾適發人之以其心而
揣人之行止者或生雜議時及耳邊不覺一冷哂
生雖駑蹇敢乃爾

與李子常書

昨聞有命召爲詔使享郞詔使當於何間來到凶
年又接此行民力難支奈何開年賊使策應關國
成敗收貿焇藥所係亦重必得軍門伺候譯官精
面親熟洽可以周旋成事且宋譯處而不避事差

遣甚可適因都提調 啓辭不許付軍職而有改差之議果爾則左矣亂後譯官雖赴京之行有以奮告學差遣如朴義儉者亦多有之況此賫咨乃往以原任遣之何妨將此曲折措辭啓之爲便耳台諒處郭再佑享置之耶並諒示

與李子常書

秋來疾恙交侵風與濕與痰纏痼于身今又經旬患赤痢晧憊不起比年漸知衰態來逼而傷患又如此良可發一慨也聯見功臣都監一一傳教甚未

妾今見下備局之教雖非干於勳事者而辭氣間有多少損傷隕越無地錄勳一事恐終不能善處章深思善究以了此一場也生則自此惟自處之恐不暇也奈何

與李子常書

近日呵喝出郊街崇夫亦為嘖罵不勝愧恧不圖公論之嚴在邑氓而如此矣從堤老親寓下近處隣人與奴僕連患疾疫漸似侵逼清心兩蘇章分患為切少得臘劑已盡於分救敢此煩乞不盡

與李子常書

病伏但了遣窓裡明暗獻歲迎春都不管一問之
久闕無已之歎者生上年以毒藥唐人將被入重斷
還朝之後屢及其曲折於辭章中而呻吟度日性
且迂緩曾不對人語及又不即自處梧翁在備邊
司辭一兩覆啓稱依臺諫所論啓還爲當第令都
監次知堂上處之云云而都監又無堂上尚令擲
置開主論者提此發重論其勢似不但已欲具小
劄將自首於經理衙門乞伏重罪仍請下備邊司

議處台必從近出仕可了此公事耶大槩稟吾經理自請服罪於吾心安焉而於國事則恐起唐人之疑謗于後日也所親坊唐官亦有無跡善處者而論議若暴發則勢亦職爲焉如何如何此輩已爲本國人憂年唐人無知之者依往年 上教姑置之亦爲不可第一邊人曉曉可慮可慮

與李子常書

寒威折綿亦委台履如何聞移寓矣一候爲歎此中訓局之事亟有變通可以無墜軍中閒生上劄

莫不延頸以待而未得遂功擬并罰以陳辭不達意之實仍請區請兵粮如前罰所擬議者則都監罷亦可也不罷亦可也即聞弊罰下備邊當回啓云一歲得米一萬五千石可以饋此軍泉府雖貧其不能辦此乎户判亦欲待此事議完而周旋兵粮兩款願依弊罰所論請督委兵户兩曹施行革甚前日各道方物其不因臺諫所　啓罷之否矣方因此分定責辦弊瘼萬端云予遺困民亟宜圖蘇一分台未可善處耶

與李子常書

來書云擧名顯彈然後不得已而入云似聞中疏斥吾罪狼藉不一而足此豈獨不辨菽麥人獨為者乎至擧戊申間薇長所彈事及前日武議而為言其意不徒然矣吾雖欲抗顔押班其於事體何哉其虛揑之狀不滿一笑疏末 下不敢煩聽聞耳今日之事畢竟同墜坑谷有聞見輒示教

與李子常書

得辱復又聞豚兒来致報音遂惑不了今之所議

擬非是都監移之訓鍊院也此則已有 聖旨固不可再為提起第自 上責其廟圖恢拓此則雖都提調晨夜奮拳經營無可為者須如鄙劄前所論兵曹除出雜軍及出身軍功人然後軍伍可廣户曹給糧然後都監有端興為可盡善也此兩款願速酌量回啓若如是區處則往稍可寄名于諸執事之末而奉 上令也切有急見決角而圖善處者願明以教我 恐傳說失本指此續耳

與李子常書

㦡解體此後雖得良將其能爲乎邊也雖無狀乃提調也況也雖名士乃郎廳也爭一哨官事捉之至此諫官以是而扶紀綱可笑也生草劉欲達情而止備邊司差出大將時將以何人差之如是則都監莫如速移訓鍊院願聞示教

與李子常書

聞卽朝趨謝褆體中平安也南行卜以何日邊上事㘦擬一面商議可秉暇晷許過否所示承悉其事於 國必有害淺慮亦曾及焉第彼中論議情

狀徑其陰慘欲執此為禍胎者有之安得不為之所乎比來不倭之被憎有甚西崖梧里誠可笑也訓鍊都監無堂上又推諉不即回□ 啓及今示行旨備邊為寡 啓而處之如何

與李子常書

院相之論吾輩提起成服已過乃豢時原並為之教事勢異於 祖宗朝而有不便於旅進者台欲何以處之示教

與金昌遠書

年前憑人奉候未審一一關聽否即今春日稍暖
想閑況靜攝萬安隣年瞻戀如何可言不佞憂病
叢裏尚欠一死餘無可道臘藥晩得略小只將六
種分上時危日甚此時閑居尋遂初是天與淸福
也歎羨歎羨惟望節酒愼攝進學萬亶

與金昌遠書

河生之歸憑寄候狀未委關聽否近來西風漸厲
遙想令履萬安隣年遡戀如何可言生憂病叢中
猶欠一死他無足道比聞進酒過傷還似前日何

不念金軀而忘知舊之覩憂如許耶奉叙蕪掬臨紙悵然惟冀順序自愛適因金醫告歸草此起居統希令諒

與子 如璜 書

得見平安書喜慰吾亦無恙度日但因 上體未寧間日問安歸省又違初計悶歎奈何明日乃初度慶辰而吾未得馳歸汝兄輩又奔走於寒食祭而傷風雨爲祟今令汝二兄勉强歸侍而吾則身在心往忽忽心如狂者正謂此也何日北來戀念

日深愼重靜養勤讀此六字爲寄不盡

與黃復初書

往歲鴻便得覩華翰恍然再會玉河邊空院以申
情話邇慰倍百恒懷尖奴豈能代更僕乎况承惠
詩致意 先寡君字字淚濺國人俱感左右高義
不替始終奚但從遊如不佞者銘佩心肝而已予
窮閭滄嶼楊老翁編介近臨東韓之民舉切欣幸
想老丈更尋入幕舊遊倭奴情形俱悉弊邦邊虞
弊邦之仰屛幪者今愈迫矣未知將何以見教耶

曩歲通州馮旦石樓丈表弟施相公轉寄撫臺前稟稿一通於左右而乞替送矣前書不及此語無乃施公爲殷生書郵耶見寄楊老爺畫眞即招工上綃求安生祠國人始遂宿願無任瞻感　寡君令不侫另謝且致不腆土物統希収領暑令方嚴千萬順序萬福臨楮神往不盡所言

與黃復初書

昔別玉河邊四易星歲世間憂病雙鬢盡皓夢寐舊迹長耿耿矣劉　冊使相公之還也憑奉一書

未知閤聽否頃因尹月汀丞得惠音隔歲濶懷遡
慰何喻東國史書辱尊教累矣不佞兵火之餘艱
得二件俱被邢制府楊撫臺兩爺取去今其難得
者零星數卷尚不充秩早晚若刋全書何靳於雅
覧之下哉月汀長姪尚書公来致尊命四大家抄
集朝夕披玩千里猶對面感戢感戢刀扇數件鵝
毛表意雖希領悰別紙題扁顧盤圖見寄臨楮神
往不勝依戀

不佞老父年今七十五歲上等于國東八十里

雲吉山下龍津之邊湖山勝趣田園野興兼有
其具盖爲晩景菽水謀也不侫奉　奏入燕曾
以題扁請執事覔寄爲僻壤光彩翌年吳石樓
從旁施相公以執事之命來致蕭侍郎及李中
書二筆蹟韋荷萬義銘念遠惠遺物所忌回祿
作灾歎惜柰何頋執事再圖於名能天下之筆
一筆且廣覔題詠以爲海東誇玩之寶則子孫
世被榮眷曷勝感焉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一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二

雜著

宗禊序

自宗子法壞而士大夫漸忘尊祖重本之義自宗會法廢而骨肉日疎情義不相接韋家之花樹會蘇氏之族譜亭歲聚宗族以盡其懽忻親睦之樂者在今誠可尚矣吾廣州李氏遁村以外遠不暇論遁村而至忠僖公於吾爲六代祖而於吾大父行則乃高祖也高祖服猶未盡視後孫幾至如塗

人夫以一人之身分而爲塗人不亦可悲也哉曩在癸未甲申年間吾宗之在京城者約爲脩禊未幾罹僇兗後十年舊儀漸復乃於甲辰秋再擧是會燕具則壺榼自持略倣温公真率會褒貶俱有勛各出贖布擔夫有差選宗族四人爲有司期以春秋爲會而相適不有疾病事故而不來會與凡違約者并有罰每時至咸集序行而坐隨量而壽怡怡愉愉諧笑款洽悦如同在祖先之堂下而油然興起其親愛之心焉則吾宗敦睦之義庶乎終

不替矣抑吾有所感者自遁村以來高標毅節清名卓行代能涉禍不渝處險愈亨趙然高蹈於危亡之世致忠全仁於難處之機以至忠僖兆夫人毓德嬪義忠僖之爲宰相也亦責以禮待本州吏爲則積善以貽後者固已茂矣五桂之閥閱冠稱一時豈無所自而然哉吾宗之相與會也必思先世所以垂慶於後孫者爲何事也臨死生利害則必惕然曰喪義而不知命得無爲吾先祖之罪人耶當官爵也貨財則必瞿然曰妄取而苟得得無爲

吾先祖之罪人耶接人而敬不足也則必盡其誠曰得無爲吾先祖之罪人耶諸父諸兄以是胥勉而子孫奉而不失則此會之當勸戒者無大於是不但爲燕遊之好而已吾深有望於諸父兄顧父兄之終教之僉曰諾遂書以識之

族譜序

昔余幼時從曾大父所見廣陵世譜印以活字只録子婿不及外孫私恨其甚略及長究古人之宗法乃知此譜有深意盖出東皐相公之指云壬辰

兵禍國籍盡灰而况於家譜乎宗老李士溫氏習知吾東諸閥世系重纂內外譜甚備以要余校印而未果一日聞韶李使君士修氏寄示姓譜一本全述東皐相公之舊書且倣蘇氏譜之詳略嚮之未及校者一見愜意信乎知要而能世業矣間有一二差漏處輙以所聞釐正仍序其顚末而還之噫吾道村先祖介忤逆耽遠禍遠避參議先祖叩馬諫 獻廟於昭悼之變直聲偉節古固無比爲後孫者苟不忝其家聲則能無愧於此譜乎而道村

以後雖遠而一枝也本是同根不與之相睦者獨何心哉念祖先之情觀譜而油然而發則其亦有所感於此夫

晦齋先生論大極書跋

考亭先生謂濂溪之說精密伊川之論的確余觀晦齋李先生論大極書四篇周程兩先生之微旨可謂無盡矣昔周子手授太極圖於程子及程門設教只舉西銘而曾不及於此圖之意盖慮學者於日用親切處知行未至而徑馳心於空妙之域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考亭先生繼而立說辨論無復餘蘊士子宜若無他歧之惑矣世之若忌譏子之言者熾起而不絕抑又何歟退溪李先生稱先生精詣獨得之妙最在於此書退溪乃近時東方考亭也誰敢有異議於此而且已無真積之功則孰知菽粟之為正味哉先生之孫浚倩寫此書為屛請余跋其後余非知言者安用贅論唯喜周程正脉之有傳於後而又慮異說之易溺人也樂成其願以告諸同志焉耳

正氣錄跋

壬辰六月不佞扈 駕西路見霽峯高公檄諸道
文不覺援匕筋而起旋聞李道義聲大振一入江
都收人心於旣潰 一向錦山遏寇勢於方張皆公
之先倡也不幸公之父子相繼死於賊一家三人
俱以節義立而建功洒恥則無復望矣於是吾儕
嗟惜歸諸時數而終不能自釋者久之賊退 朝
廷憫其忠旣許立祠賜祭嗚呼公其無憾矣乃今
有族兄吳景毅氏曾從事義陣以公之季子用厚

氏之命致正氣錄一編曰盍為一言仍得以諦觀
之公之一家義氣俱萃于此豈聯芳世稿徒以文
藻顯著也哉其實蹟偉卿諸公之序跋盡之不佞
無容贅為抑有所深感焉睢陽城陷三日而張鎬
至使鎬遅至而巡遠留大名於唐室者實天意也
公之父子死歷六七年　天兵再動以剿此賊倘
公不死義于前而提兵協隨征後則視今所成就
孰優劣哉然則天之餉公完名以激勸後世者意或
在玆而誰謂之不幸也吁其可歎也夫吁其可敬

也夫

題文章正宗卷首

萬曆癸巳夏入京城裒集文章正宗善本而得償秩焉丁酉秋為檟楊中丞在箕城召匠改粧置監營翌年觀察韓清平公遆還而與俱來書之以識年月云

書伯夷傳

曾見馬史伯夷傳文勢若斷若續恍然不可測九月十六夜秋月甚朗獨坐東窓下神觀清爽仍疑

心讀此十餘遍始知太史所謂奕然自失真名言矣奇哉奇哉庚子秋抱甕散人識

題春秋卷首

萬曆癸巳夏入城有人掘得埋窖書籍見賣典行橐斗米而取來庚子夏改粧以遺主璧謂勝於篋金勉誦而勿失可也玄默攝提格題

訓諸子帖

濂溪周茂叔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

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卮
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倘佯終日黃山谷曰茂叔
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朱子曰所謂灑
落着只是形容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
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
明道程先生姿稟既異充養有道寬而有制和而
不流視其色接物也如陽春之温聽其言入人也
如時雨之潤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敎人
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終

日怡悅未嘗見忿厲之容、

伊川程先生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著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先大夫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雖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人其教人以居敬窮理爲主蓋居敬有力則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互相發也

横渠張先生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

養息有存 橫渠自號六有堂 常曰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
義理未精耳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讀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
不起矣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有所
据守也

康節邵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其學純一而不雜乎夷渾大
不見圭角程明道曰堯夫如空中樓閣

武夷胡先生凡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

靜簡默寡於言動每晨昏子孫定省必問其所業
曰士當志於聖人見怠慢不敬必嚬蹙曰流光可
惜無爲小人之歸其敎人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
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

晦菴朱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
家廟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奉親極
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祭祀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終日不樂祭
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

鄕閭雖微賤必致其恭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南軒張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而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絶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所養可知也答鄭自明書曰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疎濶狃於訐直者所發多獘病

蘇子容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

脩此其理也

孫等老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偶閱宋時諸老先生言行錄拈出其中切要者書送顧兒輩常目在之以感發其良心憶父母之情爾其知矣戊戌秋九月初四

戒子如壁文

昔漢明帝時帝姊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曰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苟非其人民受其害百里之

任即古諸侯之任也孔子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爲戒於一宰聖人之所愼重可想已漢之宣帝唐之宣宗猶不輕守令或親擇之盖君相之所重者莫急於民事耳往昔 先王朝擧遺逸爲守令繼而令該曹選才行過人者超敘六品職朝家之愼名器又如此矣汝以不解學之童子蒙 上恩還爲主簿纔數年而除關西縣宰是亦無有該曹之薦而與 先王朝遺逸等也我旣負 國竊廩尚叨匪擬而汝又以我蔭爲民宰非有施爲政令之

勤於人者人皆指為何哉辱親負 國惟在汝處之以勤誠與否耳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乃聖人勉以為仁之功者汝自登程以後臨事每思此言則心不放而思過半矣至於上司號令恪謹趍施使賓來往節適得宜邀狀雖夜速決民瘼雖微必察凡事順民之情一毫無累於官民心既得然後以之措粮餉備官器乃其處置中一事耳古人云日計不足則月計有餘爾能居官而存盡職之念晝夜儆戒不怠雖即為遞還所報効者多

矣若威儀之間飲食之節俱係居官六節小學不
云乎無威儀則無以為人上醫書亦謂飲食能從
壽臨下以莊節食順時尤不可忽也聽政之暇勤
讀經書本源自有培養之地竦然惕然必無待於
酒次縷行書矣汝其念之我遠老親日久又送汝
遠行此情有難向人道汝過湏江回望東道則想
必瞿然於今日席中之言矣不能盡

祭金庚信文 遣帷政入日本時制一

天地有英烈之氣終古不亡父老傳神異之談在

世俱聾瞶緣此邪之厄會乃致島寇之侵陵愧末
刷乎神羞屬方講於遑好聘茲一箇雲衲將涉萬
里滄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輕重疾徐之欵謙
傷煩則支傳義則溢抑辭說操縱之或難念機事
之方殷恐逆境之斯遘顧豪靈祐冀濟遠行蛟窟
波恬約海若而受戒戍樓旗卷見夷簡之獻忠過
些以還唯有此祝

祭尹叅議敬立文

落地同庚有同邂逅未覺大夢孰論夭壽嗟我與

公雲路先後歷數行世夢屈伸肘承宣鳳池按節
湖右埋懷無關榮落何有萬石躬行醇謹世守抱
薰伯仲又違佳婦癈期晚途相從白首翻然隔世
覆水何救竆先年換會歎來覲豈謂死別駒隙忽
驟衰哀雙老淚如懸霤大限有數釁孽何咎世事
翻覆白衣蒼狗一寐無訛寧辨妍陋竟歸同轍熱
腸先痰哭則自盡奠憑兒手天真素嗜昔論飲酎
九原一酌倘歆誠侑嗚呼哀哉尚饗

祭松雲文

維萬曆三十八年歲次庚戌十二月壬申朔二十一日壬辰廣陵姓某使僉知全繼信告于故松雲大師之靈嗚呼兩儀假四大之形筴脩短而同盡一心閱萬事之變道儒釋而何殊惟保其真乃名于世惟松雲大師蟬聯流冑鸞翥風神燒木佛於霜天不縛禪寂戲墨卷於雲竇久嚼詩腴誰知慝病而讓表有能出家而徇國千峯獨鳥界擲孤錫而誓徒八霜或馬場仗尺劍而嘗敵每憶風餐露宿之夕慣聽懸河注海之談偉哉奮緇流之首而

揚其名至於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重入賊窟則
鷙悍首於片言一涉海航則伏殊域於玄教是驗
全稟之有養每令厚祿而無顏縈陽與磬山精神
會形骸之外東坡答佛印鈍根落箭鋒之機嗟萬
緣之已虛痛百身而難贖浮雲滅迹任變化於太
空孤月留躔隨光輝於淸晝想死生之本無緬魂
魄其如在遙洒雙淚倩奠一杯尚饗

輸忠翼謨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鵝城府院

君李公墓誌銘 并序

萬曆紀元之三十七年己酉八月辛未輸忠翼謨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鷄城府院君李公卒于漢陽僦舍壽七十一前是公病革 上遣承旨致問內醫診治賜與頻降浹六箇月而公不起 上聞之震悼輟視朝三日特下哀教飭有司供喪事葬儀無闕隱卒之典吁其至矣旣殯將卜葬嗣子刑曹參議慶全泣語其姊夫廣陵李德馨曰願以先人墓誌爲托嗚呼

余忍銘諸且公自六七歲詞章筆翰名一國事蹟彰徹奚待誌而傳哉然幽堂所藏終不可闕焉知其行之詳莫如在門館者子之見屬宜矣嗚呼余忍銘諸叙曰公諱山海字汝受鵝溪即號也其先出韓山之李爲海東望族麗季有文孝公諱穀號稼亭文靖公諱穡號牧隱父子入元朝中制科擢省郎翰林東還爲名大臣聲烈焜燿史乘牧隱之季子諱種善謚良景於公爲六代祖歷文烈公諱季甸大司成諱堣世播華闈大司成生諱長潤奉

化縣監　贈吏曹判書縣監生諱穉水原判官
贈議政府左贊成判官生諱之蕃內資寺正號省
庵　贈議政府領議政配宜寧南氏　贈貞敬夫
人牛峯縣令諱脩之女三代之　贈以公貴也自
公曾王父以下當身豊後重以省庵公蘊德不試
積善蓄靈窒而大發數當于公公以嘉靖己亥閏
七月乙卯日午時生于漢陽皇華坊季父土亭公
聞呱呱聲喜曰興吾門其是兒乎生有異質未解
語已知書家有東海翁草書掛壁引姆抱看欣然

指畫五歲始受學六亭公敎以太極圖一語便知天地陰陽之理指圖論說嘗讀書忘食六亭公念其傷也令輟讀待食公作詩曰腹飢猶悶况心飢食遲猶悶况學遲家貧尚有治心藥須待靈臺月出時六亭公益奇之六歲能作大字書援筆蹻踊揮灑字形壯偉若龍挐虎攫之狀一時名公鉅人無不招尋求筆蹟共指爲神童如乙巳被罪諸賢皆公所與遊者己酉出試塲屋中第一考官劄試卷將去爲寶戊午中司馬庚申　明廟謁聖試士

公居首 命直赴殿試辛酉中丙科分差承文院
壬戌拜弘文館正字翌日 明廟引見即〻擢前
命題景福宮大額次陞副修撰甲子拜兵曹佐
郎還除修撰乙丑拜司諫院正言吏曹佐郎丁卯
選差遠接使從事 詔使翰林許公嗟賞公詩筆
還朝寄問致款歷吏曹正郎議政府舍人司憲府
執義尚衣院正副校理次陞直提學當兼知製
敎校書校理藝文應敎 賜暇讀書庚午陞承政
院同副承旨辛未徃省考病于清風郡奉来紋南

蒡色養五年乙亥丁憂歸窆保寧執禮極嚴哀毁
幾不敢畢喪于廬丁丑秋還朝前後歷吏禮刑工
曹參議成均館大司成轉陞承政院都承旨每長
薇垣玉堂己卯 特拜司憲府大司憲庚辰拜兵
曹參判喪長子病適秋 特除刑曹判書辛巳授
吏曹政極難慎干謁頓絶未幾丁外艱歸保寧終
制之日 一 特拜議政府右贊成歷判吏禮兵三曹
兼提學大提學判義禁府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
館事嘗謂守令民之所托命者不擇守令是殘民

也其忍為哉每當一窠必求得其人得之則喜若家事不得則晨夜思度或秉燭剳記待明而入案執不敢為子弟乞官親舊不敢有私蒐而草野之名一善者無不誠諮力舉畀置於百執事之列仕路日清臺官有欲吹覓政疵者於臺席閱除目曰政如是何者可摘論至今談銓部之善擇人咸曰某公某公疎惡無異辭　宣廟亟稱公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一團真氣充積於中望之常起敬矣　批公辭章曰聞卿為吏判門外雀羅可設予

持以報卿有一輪對官進啓一人久秉銓柄恐權
勢偏重 上怒曰汝不聞吏判為爭社稷臣乎後
公臨政每擬其人 上謂公曰彼欲害卿而卿用
之卿量不可及矣戊子冬左右相俱曠首揆藴齋
盧公獨薦公拜右議政同列咸喜謂其作相晩矣
宣廟念公過遜手教勉起倚毗甚隆是歲參錄
光國勳賞帶鷟城府院君己丑陞左議政轉陞領
議政 逹鞫鄭汝立逆獄時朝論携貳而逆變出
於搢紳其辟於一邉而執偏議者欲因之擠異己

而下石焉章疏紛起斥公為賊之親黨臺諫又以
金沔鄭介清等皆公在銓席所褒 啓學行而收
用者旣被逮逮公不可獨免至謂與右相鄭彦信
倡飜獄之說論鞫彦信益急公出郊外待 命
宣廟痛折其狀而召公還鞫獄歷歲波濫公爲之
悶痛每歸舍廢食發歎或掩户無語至庚寅春傷
痒病劇猶諄諄語曰殺一不辜猶不可今士多
死非罪元氣斲矣國其若之何累以病辭 宣廟
慰諭不許一日與按獄之宰會中書曰嶺南右道

有一種論指獄事爲虛宜速 啓知公答謂我未
聞矣仍與之辨其議遂寢已而參錄平難勳非公
志也壬辰四月倭寇逼京羣議欲移避關西公對
曰賊非本國之敵欲 上西狩含意未敢明言
宣廟召大臣議冊 國本委以監撫時坤殿無嗣
上問誰可公對曰此非人臣所敢與但在 聖
念速降 宸斷 宣廟擧今 上諭曰何如公起
拜曰 宗社臣民之福也即命有司擧冊儀諸官
纔拜賀而報賊已踰嶺矣翌曉 大駕西遷備宮

亦隨護公奉 廟社主扈衎當是時寇勢滔天諸
近崩潰而民心有所繫者以能定大計於倉卒之
力也至開城兩司劾公首倡去邠羅職到平壤又
請以重律 命付處江原道平海郡乙未 宣廟
諭侍臣曰非某予爲懷慈徽歟久矣其 命放還
拜領敦寧府事俄無大提學辭遞己亥還拜領議
政庚子有一宰貪權橫恣望公同陞而公不與遂
被仇陷罷歸辛丑還拜府院君公配貞敬夫人趙
氏即議政府左參贊貞簡公諱彥秀之女領中樞

院事文劍公諱孝生之後公世守清貧不問有無
夫人能勤勞拮据事育以周甲辰夏喪夫人丙午
春喪子婦戊申秋孫翰林李久得危疾公益憂懣
積敗頓衰 年三月病暴亟子姪親戚至悲喜指
認口不能出言終至於斯嗚呼痛哉公天禀極高
神通夙成省庵公欲其崇深自持保全義器常戒
以謙謹公克受庭訓立朝四十九年未嘗以才智
先人言訥體遅若無能者 土亭公每稱公姿質之
美曰學以充之便是上智亞矣余及公門公初依

省庵公之服見遺蹟而泣几杖而泣感痛彌慕不懈終始益篤孝如此平居對人恂恂謹厚耳至其深猷遠慮臨亂不喪而確乎其操守有賁育不能奪者亂後每言巳丑冤枉宜先伸雪慰悅人心此是大機恢復之策不外於得人心矣自幼脫略世情憂傷之激橫暴之加只反諸吾心而無所怨尤故其流落在外也或匹馬單童往来山水直與孤雲獨鳥潛然於形骸之外有時對景感時寓興遣懷輒形諸吟咏下筆凌厲飛動多自得者善作水

墨圖不以示人時遇古書融神賞會看書十行俱
下亦未見嘗讀書也河西金先生謂公之詩文譬
如空中樓閣無非出自天分若着工讀書則便是
塵土語矣平居製述甚多盡喪於兵火収拾若干
稿行于世少負時望早致宰列未有一瓦之覆一
壠之植常儱屋以居荒凉艱楚客至或坐馬韉天
雨以席蔽漏縕袍麤食晏如也叅議閔公衷境不
得節適請搆一舍則曰毋以全吾素性苟心安矣
居處之陋庸何病乎冬無一裘夏欠剩衣捐館之

後待贈賻而歛棺嗚呼公眞所謂神仙中人矣夫人配公無違德公之秉政不一有私囑爲公累有侍婢愛人苞苴而潛達焉夫人怫然曰吾其衰矣此言何爲至於我耶即火其書貪而好施與每以公祿周隣里親戚之窮者祭祀必躬執饌具雖隆寒盛暑至老不倦乎身請付諸女婦而休息則曰吾不執饌猶不祭我自盡誠不爲傷也享年六十三而卒有四男四女男長慶伯中庚辰 謁聖科擢知承文院副正字早死次慶全次慶伸戊均

進士早死次慶愈殤夭女長適弘文館校理李尚
弘次適德馨死壬辰亂旌門次適及第柳惺先公
死次適韓山郡守安應亨慶全生子多夭有五男
一女男長厚中癸卯文科吏曹佐郎次夊魁癸卯
進士中乙巳文科藝文館檢閱文詞氷漓山出不
章早死次阜餘二男一女皆幼慶神生一女適士
人李琢尚弘有二男三女男長志和胡衛司禦
次志賤女長適進士任叔英次適牛峯縣令崔衍
次適進士鄭時望德馨有三男一女男長如圭牙

山縣監次如璧前廣興倉主簿次如璜成均生員女適士人鄭基崇柳惺有一男一女男廷憲女適士人裵時中應亨有三男皆幼內外曾孫幾數十幼不能悉錄夫人之喪也先兆地窄不得祔乃窆於保寧歸頭里至是改卜禮山多枝洞遷夫人之葬以從焉噫物之至寶人之異材其見於世者有數焉百歲之後其必有感嘆於此者矣銘曰

秀氣在天鍾異于人清而能厚絶類離倫金華謫仙臨淄神童疇若孩提神明已通詞非學到筆自

天得振揚家聲光于稼穡雲衢發軔順風鴻翼典
選服人毛玠簡潔作相鎮俗揚綰儉約適丁危亂
執效長策衆怒偏激　主恩愈渥載錫之環呼我
黃髮木訥之資求蘗之節優游麟閣國有老成
嗣聖虗佇擬還台衡騎箕而逝百身難贖悲凉下
世散落遺墨賸彼新阡圖巒鬱蒼釭光燭霄是公
幽堂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二終